

悉尼人称赞：法轮功把和平和美好带给世界

【明慧网】多年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的主街上经常有法轮功学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展示五套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

悉尼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海德公园就是活动常常举办的地点之一。最近几周的周四和周五中午，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海德公园主通道口的街面上通过横幅、展板等，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几周来，活动吸引了大批周围民众，他们喜欢驻足欣赏和感受法轮功学员炼功、打坐时强大、纯正的能量场。有的来询问如何修炼法轮功；有的主动过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更多善良、正义之举聚在一起，将很快把邪恶势力消灭。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关注、支持你们！”

黛安·克罗斯 (Diane Cross) 女士和妹妹在法轮功学员炼功场地前驻足很久，她表示法轮功能量场很祥和美好，让人感觉放松愉快，强大的能量场吸引着她走近。她还说：“这么平和的感觉，会让人远离暴力和烦恼，并帮助人们驱散心中的恐惧和压力，社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怖事件，人们会和平相处，这将是多么美好！这是我们的梦想！”



▲ 人们驻足了解真相，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对于法轮功被中共打压和迫害，克罗斯女士表示：“这事让我太伤心了，因为太残忍了。摧残人的良知和人性，这是多么邪恶的行为！”她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激发起他们的良知，年轻人是社交媒体的主力，他们能快速传播事实真相给世界各角落，他们的呼声也会帮助法轮功学员尽快制止迫害。◇

被中共诬蔑的原来是真宝

【明慧网】近日，一篇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癌末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的论文，获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接受，已经公开在其官网发表。这篇论文是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唯一以气功为主题发表的研究。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逾三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

看到这则消息的许多中国人难免会有些惊讶，而对中共来讲，则是当头一棒。众所周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全是诬蔑陷害之词，从未有过丝毫的肯定。

可是在国外，且不说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但就这篇学术论文来讲，已经足以将中共的诬陷刺穿。须知，这篇论文的刊登者在国际医学领域所处的地位，那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临床肿瘤学会。这是从现代医学的一面证实了法轮功的科学性。

法轮功在中国弘扬的时期，也曾有过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调查，而且调查报告都已提交到中共的政治局。如果那时中共能从正面认识，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话，这类的论文应该早就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受益最多的人也肯定是中国人。可是江泽民出于强烈恶毒的嫉妒，非要将法

轮功铲除而后快，于是便有了对法轮功长达十七年至今仍未停止的迫害。

为什么当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那么多？不就是因为好吗？有多少人得了不治之症，在医院都已放弃治疗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痊愈了。这篇学术论文的结论非常明了：法轮功修炼可以帮助终末期癌症患者，显著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

法轮功是好是坏，得由修炼法轮功的人说啊，怎么能由江泽民一人说了算？◇

(文/一言)

基本权利被剥夺 哈尔滨孙伟平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由于我的身份证在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后，就被当地派出所扣押（至今不给），我的户口也在一次抄家时被搜走，致使我十几年来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尤其无法正常找工作，十几年来只能靠亲朋介绍给别人打零工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四十六岁的孙伟平女士，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元凶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所犯下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

被告人江泽民在任期间，滥用手中的权力，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了对上亿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指令下，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恶意造谣、栽赃、攻击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致使无数法轮功学员被抄家抓捕、劳教、判刑，被迫害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人体器官，直接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并摧毁社会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

下面是孙伟平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儿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电视每天播放攻击法轮大法的谣言。有一天我的儿子有点拉肚子，丈夫听信了电视上的谎言，怕我不给孩子吃药，执意带孩子去诊所打针，结果庸医在没给孩子做试敏的情况下注射氨基苄，致使孩子过敏身亡，年仅六岁，我的儿子成了这场迫害谎言下的最早期受害者。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抓捕，并于当天夜里将我送到大兴县看守所。我当时不报姓名、地址，他们就给我的



编号是七十六号，后来得知许多不报姓名的学员被送往秘密关押地，成为二零零六年才被曝光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活摘人体器官的对象，由于被抓当天我就绝食抗议，在关押到二十天时，他们看我已瘦的有气无力，皮肤严重脱水才将我释放。

这次获释后，我却永远失去了我的家庭。自孩子离世后，丈夫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每天要靠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再加上我这二次被非法抓捕、关押，面对镇压的恐怖、黑暗，前途未卜，丈夫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被迫与我离了婚。当时我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带着丈夫给我的仅有的一千元钱在郊区租了一间空房子。大冬天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墙角都是霜，屋里的水盆都结冰，与外面唯一不同的就是可以避风雨。

母亲曾来看过我，她一进屋就哭，她想让我跟她回娘家。由于这场迫害搞的株连政策，很多亲友都害怕，为了不给亲人造成压力，我拒绝了母亲，没办法她哭着走了。由于为我担心，母亲的头发都白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精神出现恍惚，直到我被释放去看她，她才渐渐平静下来，父亲跟别人提起我的事就黯然落泪，这场迫害给我的家人造成的创伤难以愈合。

二零零四年冬天，我和一位同修去她的婆婆家串门，我俩将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送给当地村民，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我俩被绑架到肇

东市涝州第一派出所，所长郝小冬带领几个警察毒打我俩，我的脸被打变了形，他们又将我的双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吊在椅背上，将我双腿向上提，有人用脚踩我的小腹，致使我的身体呈“U”字形，他们又用塑料袋灌上辣椒面套住我的头，呛我折磨我，当时手铐就勒进肉里，至今疤痕依稀可见。那位同修在另一房间也遭受了毒打，之后他们将我俩送往当地拘留所。

我俩一直绝食抗议，在绝食到十多天时，我俩已有气无力，皮肤严重脱水，他们强行给我俩输液，之后又将我们转到看守所，准备继续迫害。当时国内外很多同修给他们打电话，迫于压力，在关押到二十天时，看守所勒索我们家属五千元钱，才给我俩办理了保外就医，当时我随身携带的四百多元钱和手表都被扣留。

二零零七年十一期间，我回当地一同修家串门，当晚就在同修家住下，结果第二天早五点多，警察同时绑架了当地所有法轮功学员，我也被非法抓捕，在哈市道里分局审讯一天，傍晚我趁看我的警察不注意，成功从分局走脱，从此我成了当地查找的对象。

这些年，我已记不清自己搬了多少次家，尤其迫害的前几年，面对房东，我们都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会害怕不敢租给我们房子。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仅仅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为了争取一份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权利，我们却被迫害的无处容身。（略）◇



哈市迫害消息

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革振华，男，6月20日晚，被尚志国、保和尚志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尚志看守所。◇